

云南大地上的眼眸(散文)

□ 陈洪金

滇池

中国汉字繁多，许多地名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云南，简称滇，这个名字来源于一片水域，这个字也专属于这一片水域。滇池，与云南众多的湖泊不一样，它作为云南高原上最大的湖泊，反映了云南人的一种精神品质。云南多山，也多湖泊，群山里的湖泊，都不大，和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相比，也许小了一些，但是以池来命名，在陌生人的眼里，似乎是一个小到不值一提的池塘。因此，在云南的历史里，它内敛、隐忍、不动声色。当你靠近它、亲近它，会发现，这是一个风景无限的所在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滇池是一个最早孕育了云南文明的水域。人类总是用他们数千年的行程，去寻找一个最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。滇池作为云南高原上一个温暖、湿润的地方，当那些远古的人类发现它，便围绕着滇池的四周居住下来，在波光里捕鱼，在浅滩边筑屋，在山脚下栽种。这些地方，连同滇池里的水，都被称之为“滇”。那时候的云南，对于四面八方的人来说，一直都是遥远的、封闭的、鲜为人知的。在那些没有文字的时代，许多人伴随着江河的流淌，在云南大地上南下、北上、西进、东出，虽然那些人曾经在滇池边留下了层层叠叠的足迹，但是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，“滇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谁最先给它命名。最远的历史，最远的传说，都是模糊的，让人充满了想象。最初的确切记录告诉我们：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，楚国一位名叫庄蹻的大将带领一支军队进入云南，随后，因为秦国切断了他们回去的退路，便在云南留下来了。这一群人，在滇池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，庄蹻自立为滇王，从此与滇池终老一生，他们的后代，也渐渐地成为了云南大地上的一个部落。此后，无论是西汉王朝的益州郡，还是大唐王朝的昆州县，无论是南诏、大理时期的鄯阐城，还是明清时期的云南省，滇池都一直陪伴着水湄湖滨的昆明城，一起度过每一段或长或短的时光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风正吹，云已散，人故去，水还在。

滇池，它的涛声，其实就是整个云南从不停息的心跳。

滇池，它的浪花，其实就是整个云南千古奔流的血液。

人总是要迈开脚步向着四方行走，水却要在堤岸的怀抱里荡漾千年。人来人往之间，滇池却不是寂寞的，在金马山、碧鸡山、蛇山、鹤山等大大小小的山峦守望下，滇池以它方圆 306.3 平方公里，容量为 15.7 亿立方米的水量，滋润着昆明这个同样古老的地方。稻米、小麦、蚕豆、玉米年复一年地让人们从远古一直从容地走到现在，瓜果、蔬菜、鱼

鸟源源不断为昆明写下一笔又一笔鱼米之乡的笔画。饱足之后，温暖之后，这里的人们，有了自己的信念与理想——在大观楼，一副中国字数最多、最为著名的对联，借助滇池的美景和云南历史长河里的重要事件，抒发了云南人面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对人生际遇的感叹。在滇池之畔的华亭寺、太华寺、三清阁、龙门、筇竹寺、盘龙寺等诸多寺庙里，晨钟与暮鼓的交替鸣响，让生活在滇池波光与涛声里的人们内心充实，精神饱满。直到今天，生活在四季如春的昆明，生活在碧波万顷的滇池之畔的人，依旧深爱着这一方湖水，在它的周围建起了大学、民族村、疗养院、度假村。人们对滇池的难舍难离，如同每年都要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万里跋涉而来的红嘴鸥一样，此生长相厮守，来生不离不弃。

洱海

洱海与苍山，几乎承载了大理所有的历史，并且与整个云南息息相关。

在大理，山与水仿佛一对情深意切的爱侣，彼此映衬着、拥抱着。它们的爱，诞生了一个古老的民族：白族。苍山上的积雪融化了，那些水从山谷里淌下来，流进洱海里，让洱海成为云南仅次于滇池的第二大湖泊。白族人就在这苍山洱海之间，创造出了一段又一段属于他们的历史。

是的，在洱海边居住的人们，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因为这里水美草肥、牛羊成群，根本不在乎天边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。然而，世界总是不平静的。为了从南方绕道抵达印度，西汉时期，汉武帝曾经派使者到西南夷寻求通印度之路，道路都为洱海附近的昆明族所阻，最终未能通印度。公元前 120 年，汉武帝因使者阻于昆明族之事，征调人力在首都长安开挖了一个人工湖，名之为“昆明湖”，训练水军，准备征讨洱海地区的昆明族。汉武帝出兵击败了昆明族，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县，开辟了中国南方丝路，使得大理成为了四川通往印度的“南方丝路”的中转站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为了稳定后方，几次亲自率领大军，七擒孟获，平定叛乱，在这里建立了云南郡。后来，南诏国、大理国先后在这里建立了政权，大理古城曾经成为国都长达 600 多年，形成了与唐、宋二个中央政权的对峙。公元 749 年和公元 754 年，南诏国与大唐王朝在这里进行了“天宝战争”。战火持续了几十年，于公元 794 年举行“苍山会盟”，双方重归于好。公元 1253 年，蒙古挥兵南下，制定了绕道大理夹击南宋的计划，忽必烈率军攻取了剑川、鹤庆，随后攻破大理城。城破，先后平定了大理国的五城、八府、四郡及乌、白蛮 37

部，在昆泽（今宜良）俘获大理王段兴智，大理国亡。洱海上的月光，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的战争与和平。无论是硝烟弥漫中的刀光剑影，还是小国寡民时期的风花雪月，洱海，总是用它平静的水波，注视着岸边的岁月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洱海却不在乎岁月匆匆忙忙的脚步踩平了多少人在岸上的悲欢喜乐。它一直在那里，在苍山脚下存在。“三岛”“四洲”“五湖”“九曲”的形状没有多少改变，海里的 30 多种土著鱼类依旧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弋，50 多种禽鸟依旧在柳林里、苇丛中栖息。生活在海边的渔民，在每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，驾着小舟，在水上撒下渔网，悠闲地收获自己的生活。当他们收回渔网，回到喜洲、双廊、挖色，一群文人又出发了。那些沉浸在洱海波光里的诗人墨客，在岸上拜过本主，放下佛经，荡舟海上，面对着苍山上的一轮明月，面对洱海里随波起伏的另一轮明月，写下一首首诗词，唱起一曲曲民歌，为洱海留下一个个故事。

转眼间，时光又流走了，洱海换了一个又一个名字，在时光的河流里，从洱河、叶榆河、叶榆泽、弥河、昆弥川、昆明池一直漂流到现在，陪伴它的，一直都是苍山脚下的那些习惯了风花雪月的白族人。

程海

也许，程海对于许多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来说，都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。

在非常久远的年代，这一片被群山环抱的水域，一直是幽静的、偏僻的，却也是水草丰美的。一些被历史典籍称为施蛮和顺蛮的人，以部落群居的形式，在这里生活着，他们在水边种植、放牧、打鱼、相爱、婚嫁，完全没有留意到时光转眼间便是数千年。在这里，阳光明媚，气候温暖，每一寸土地都把肥分从那些植物的根须向着茎叶、枝条、花朵和果实源源不断地输送。在肥分的行程上，植物的每一个部位在阳光和雨水里疯狂地生长。程海的波影，映照着花朵、果蔬、谷粒，让生活在四周的人们，不为饥寒发愁，不被战火所扰。

程海的神秘，还在于这些水。早在亿万年前，程海水里就生长着一种生物：螺旋藻。这种远古藻类，蛋白质含量达 50% 以上，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、维生素 B₁₂ 和胡萝卜素等，曾被联合国和世界食品协会称为“21 世纪人类最理想最优秀的高蛋白营养保健食品”。当它被人们发现的时候，人类已经走到了 20 世纪末端，正向着 21 世纪的门槛迈进。这时候，螺旋藻已经在世界上变得非常稀少了——包括程海在内，全球仅有三个湖泊能够生产这种天然螺旋藻。然而，这个

在云南高原上极不显眼的湖泊，竟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螺旋藻生产地。人类最理想的食物，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，走向世界各地，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健康生活的梦想。

生活在程海的鱼儿们，是幸福的。它们在富含螺旋藻的水里生存、游动、繁殖，形成了极高的品质。在程海，这里特有的牙条鱼、白条鱼、红翅鱼鲜嫩美味的肉质，造就了程海鱼远近闻名的品牌。

生活在程海边的人们，也是幸福的。他们守着一湖好水，网罗水里的鱼和螺旋藻，耕种水边肥沃的土地，收获铺满田野的庄稼与果蔬，生活就像夏日晴空里一动不动地停泊着的鹰一样心宁神静。施蛮和顺蛮离开以后，另外一群人从遥远的天边来到这里，他们从 600 多年前的明朝初年，以军队的名义来到这里，驻守大明王朝的边疆，开垦大明王朝的土地，在这里一直生活到现在。从此，这里成为一个通向中原和江南的驿站，成为汉族人在滇西北集中居住与生活的最前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当年的那一群人当中，有一个叫作毛太华的人，他从江西吉州随着明朝大军而来，在程海边生活了 30 多年以后，带着他的四个儿子中的两个，再次回到江南一个叫作韶山冲的地方，在那里，后来出了一个人，名字叫作毛泽东。很多人都知道，那一场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，历史上称之为“洪武调卫”，他们在程海边开创了一种文化，叫作边屯文化。

作者简介



陈洪金，云南永胜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，丽江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十月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大家》等报刊，著有《陈洪金文集》（5 卷）等作品 20 部，现供职于丽江市文联。